萝　卜

王宏哲

包谷刚收完,麦苗子才破土,远处近处的田地便裸露着,呆板得像是一张缺乏表情的脸。那时是清早,一个人在这样的田间小道上走着,冷风在脸上嗖嗖地吹,寒霜在地上悄悄地白。这个人操着手,缩着脖,眼睛往路两边无聊地看。这边是土黄,那边是黄土,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,心里边就恹恹的,步子也迈得没了劲儿。忽然,就望见了一片绿,地块虽不大,绿也没有多么深,但却足以让人眼一亮,步子不由得也迈得欢。到跟前才看清是一片萝卜地,萝卜缨遭霜打后不再挺硬着,平不塌塌地耷拉了,却遮不住高出土层的萝卜白,胖嘟嘟,白生生地惹人爱。这个人脸上不由就露出了笑,转头朝四下看了看,这才瞅准一个萝卜抓住缨子猛一拔,又握住萝卜再一拧,这才敞开怀将去掉了缨子的萝卜往棉袄里一揣,拍打了双手上的泥土哼唱着秦腔朝家里走。

家中的妇人刚烧好饭,正丢了风箱起身准备去浆水坛子里捞酸菜,却听见男子咚咚的脚步声进了门,就招呼一声说饭好咧,我给咱捞了酸菜就饭吃。男人说不捞了,不捞了,咱今天不吃酸菜了吃萝卜。女人瞬间就瞪大了眼,说生产队的萝卜还没出,我在哪给你弄萝卜呀?男人嘿嘿一怪笑,说咱身上不是就有萝卜么。女人以为男人说怪话,就摆着手说去去去,开玩笑也不长着眼色些,小心让娃回来听见咧。男人说,谁个跟你说笑话,咱身上就是有萝卜么。就解开衣襟取出那个萝卜往老婆手里递,老婆顿时一脸的笑,说好么,好么,这萝卜又白又胖又粗又长,美得很么。男人斜眼看着女人就坏坏地笑,说唉唉唉,没见过个啥,见了又粗又长的就笑得眼睛都没了,啥人嘛。女人顿时就羞红了脸,说滚滚滚,不说荤话看还把你能憋死了!男人嘻嘻哈哈地笑一阵,说不说咧,不说咧,你赶快给咱切了萝卜调好菜,娃很快就回家放学吃饭了。

女人拿了萝卜在水里洗呀洗,洗净了又放到案上切呀切,不一会儿一个囫囵的大萝卜就被切成了一大堆丝儿,装到盆儿里加了盐,放了醋,再搁一小勺辣椒,滋啦一声泼一点儿油,一盆儿凉拌萝卜丝儿就做好了。男人看得忍不住吞口水,走上前夹几丝放到嘴里嚼一嚼,脆生生,甜丝丝,香喷喷,禁不住一个劲儿说,好,好,好。

那一顿饭全家人就吃得越外的多。

出萝卜一般是在秋收后,说是洒了头道霜味道甜,熟得透。偏偏有人等不急,在包谷刚起身时就打歪打主意。生产队往往会派一二个专人去看守。一般是在地头搭了棚,派一个老汉在里面看守着。看守归看守,总有胆大的找了机会去下手。那一年我和王进勇在乡里的学校上初中,有一天傍晚下了晚自习我们结伴朝村子里走。走到村口的一块萝卜地,王进勇朝我努了努嘴,问想不想进去拔上两个大萝卜?我说想是想,就怕被看萝卜的老汉逮住了。王进勇说笨笨笨,这个时候看萝卜的那个老汉保准回家吃饭了,你只管放心大胆地进去拔。说着,他就轻轻溜到了那个棚子前,歪着头朝里面瞅了瞅,小声喊着说没有人,招手示意我进地里面拔。我看见王进勇已经弯下了腰,我看见王进勇已经拔起了一个大萝卜正掰上面的泥。我说那我也拔呀。王进勇说拔拔拔,你麻利些。我朝四下望了望,刚刚一脚踏进萝卜地,就听见庵棚后面一声粗壮的吼,说狗日的,我叫你狗日的偷萝卜。吼声刚响,就见一个黑影提着裤子从庵棚后面钻出来,怒骂着扑向正提着萝卜的王进勇。王进勇吓得愣了一下神,丢了萝卜转身就朝远处跑,那个黑影提着裤子撵啊撵,一直撵到了快进村也没撵上,这才骂骂咧咧地朝回返。我吓得出了一身的汗,庆幸自己还没动手。就加快了脚步朝村子里走。在村口我碰见了气喘吁吁的王进勇。他显然是有意在等我。他说日怪了,我明明看着里面没有人。我说里面没有人那是因为他在外面拉屎呢,你没见他还提着裤子哩。王进勇恍然大悟地说,噢,大意了,大意了。又说不好,不好,我右脚的鞋子咋跑丢了。说着就向前伸了一下他光着的右脚,蔫蔫地说,这让我回家给我妈咋说呀?我说我咋知道?要不然,你就给你妈说,你脱了鞋,是要当赤脚医生呀。王进勇朝我挥了挥拳头,说滚滚滚,你还有心思开玩笑!

王进勇虽说是丢了只鞋,好歹却算是没丢人。王老实的婆娘李笑花却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。李笑花那一次本来在苞谷地里面拔猪草,却转悠到了三队的萝卜地。看看四下里没有人,就弯腰拔了四个萝卜藏进了草笼底。起身正要走开去,却被看守萝卜地的王石头看见了。王石头是个一根筋,一边骂着一边起身就去撵。李笑花吓得没了魂,提着个草笼就朝前奔。王石头边追边说,你站哈。李笑花说我不站哈;我站哈就让你抓住咧。王石头说那你跑,我看你能跑到哪。李笑话说跑到哪我也得跑。王石头说那你跑;你跑到到哪看我不敢撵到哪。两个人你追我赶,话来话去的追撵着。李笑花不防摔了个嘴啃地,被王石头结结实实地摁住了。王石头说你把萝卜装笼里。王石头说,你把猪草盖上边。王石头又说,你把笼子挎着朝村里走。李笑花爬起身脸上堆着讨好的笑,说石头哥,我以后不敢了。石头说嘿嘿。李笑花又说石头叔你高抬贵手。王石头嘴里嘿嘿。李笑花说石头爷你就放了我。王石头说嘿嘿,叫爷也没用,提着笼子去见队长。就押着李笑花回了村。队长报告给村长,村长又叫来支书,商量的处罚决定是,罚二十块钱,演一场电影,再在大队的广播上作检讨。

那场电影名叫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,那个晚上村里热闹得像过节般,个个人脸上都带着笑,说好久都没放过一场电影了,这下算是过瘾了。唯独王老实憋家里不出门,搬倒李笑花挥起木碗一样的拳头狠劲地打,说羞先人,羞先人,叫你把先人羞得在坟地里起舞呢。

……

出萝卜在队里是大事。男男女女进了地,镢头铁锨齐挥舞,不出一晌一大块地的萝卜就出完了,长长的在地头堆一溜。有长的,有圆的;有白的,有红的,全都水灵灵的惹人爱。还有一种样子怪,上面小,底下大,有人给起名叫“叫贼不偷”。想想也是,贼偷都是挑大的,没有谁会捡小的下手呀。以至于,见到有人两鬓窄,腮帮子大,村里人也会说这个人长了个贼不偷头。惹得大家会心的笑。分萝卜是件喜悦的事,爱吃了尽你随便的吃。便见一个个男男女女拿了一个长的圆的萝卜掰了泥,在顶上咬开一个口子,用手剥掉皮,手握着萝卜缨子倒拿着,咔嚓咔嚓地咬着吃。吃饱了,分萝卜的事情也准备好了。会计拿一个本子在一边念,谁谁家多少斤,谁家多少斤。就有三两个壮劳力用筐装了萝卜往磅上抬,念到名的一家老少齐上阵,拿了口袋箩筐的装好了往架子车上放,说说笑笑地往自己家里拉。

萝卜拉回家储存有讲究,先是一个个用刀子连着萝卜缨璇去盖,再是用刀子切掉根,然后在院子里挖一个坑,坑底铺上一层沙土,再把萝卜往里放。放好了在坑中间竖起一根包谷秆,然后填了熟土严严的埋——这叫窖萝卜。萝卜缨子也有用,连着盖用一条绳子串起来晾,到时候取下来装到瓮子里淹酸菜。说来也怪,窖好的萝卜吃时随便取出来,一样的甜脆新鲜不走样;而窖不好的萝卜要不生了芽芽走了味,要不芯子空了没水分。这本是一件乡村的工艺活,却滋生出了一些颇有意思的说法。在我们柳树村,就流传着一些和萝卜相关的话,比如一个萝卜一个坑,比如咸吃萝卜淡操心;比如说某个男人不中用说谁谁是个糠心萝卜,说谁谁不懂礼数叫六月的萝卜——少窖(教)。想一想萝卜确实算是好东西,在那个时候它不但满足了乡村的肠胃,捎带着把乡村的思想也滋润了。

萝卜分到家,一冬天几乎就是家里的主菜了。凉拌着吃,炒着吃,煮着吃,或者干脆拿着一个萝卜生着吃。大人们都说萝卜是个好东西,生克熟补赛人参。我却总觉得这是大人们为着让孩子不讨厌吃萝卜哄人的。在我的印象中,生吃萝卜爱放屁,走不了几步屁股后面就咚咚地,感觉着地面上都能被砸出一个一个的坑。偏偏那时候去学校好多同学都爱给口袋装上一个生萝卜,没事了取出来咔里咔嚓的咬,教室里不时就能听到放屁声,或者豪壮,或者委婉,此起彼伏的听得人好气又好笑。以至于,那时候我们听谁说话不顺耳,就骂说你刚才不是说话是放屁,你放的那是萝卜屁。

熟萝卜吃得多了也烦人,总感觉味道寡淡惹人厌。主妇们便想尽了花样做萝卜。有手头活泛的咬咬牙割了二斤肥猪肉,切碎了合着萝卜块放到锅里烩一大盆,吃饭时舀一盘子端出来;有买不起肉的买些猪油拿回来,伴着萝卜块一起熬。肉味油味入了萝卜块,吃起来的确能好些。我母亲那时最常做的是把萝卜切成条,拌了包谷面放在锅里面蒸,熟了一个人盛一碗,搁点辣子调点儿盐,味道也算还过得去。开春后我母亲有一次切了一大堆的萝卜片,放在席子上让太阳晒,连着晒了几日晒成了干,装到一个袋子里,说以后想吃了取出来随便吃。我拿出一片儿尝了尝,甜甜的,筋筋的,还有着一种特别的香,就装了一口袋到学校。有几个同学尝了说真好吃,问是啥?我说是萝卜干,那几个同学竟不相信,说你骗人,萝卜谁没吃过,怎么会是这个味?

长大后多年里我一直不太喜欢吃萝卜,我一直以为我小时候吃萝卜吃伤了。近些年包饺子我会买一点儿,剁碎了合着肉末做馅用。再后来看到妻子买回白生生的水萝卜,我会忍不住切一片放到嘴里嚼一嚼。嚼着嚼着,关于萝卜的记忆便在脑子里活气来,动起来,让我想起小时候村里的那一片萝卜地。今年春节回来家,我特意来到当年我和王进勇偷过萝卜的那块地,只是那里已经被圈成了厂房,据说不久就要开工了。工厂生产什么我不知道,但我知道那块地是永远长不出萝卜了。

袁家湾的夜晚

樊美康

白河乡下袁家湾的夜晚是无价的。

萤火虫拖着微光,轻盈地飞过河沟。竹子在许多年里远离了斧钺,不编席也不制篮,在上上下下的梯田中随意地铺展,地上蓬勃着生机,地下孕育着雄心。灯光无眠,此刻基本忽略了它们,竹林便由浅入深地寂静。

夏天多雨,山民说这里动了山沁,把许多年的水都逼出来了。半夜里,即使离河沟二三百米,响声也透着点儿惊心动魄。

鸟儿把巢做进晾衣的竹竿,白天鸟夫妻进进出出,晚上村民决不去敲打竹竿,害怕吓着那一屋子的男女老少。

蛐蛐声与蝉声类似。蛐蛐也许是蝉的表兄,白天呛而嘶,晚上却柔成了月光。就着灯光,山民们悠闲地吃饭,蛐蛐与蝉忘情地唱歌。歌声散淡,散淡也许是另一种热烈。

灯光若有若无,把藤上一条条丝瓜也照得若有若无了。看与不看,丝瓜都在那儿。一篱之隔的葡萄已临近成熟,有一种淡淡的清香。

刚好处在飞机的航线之下,一会儿一阵嗡嗡的声响,天上星光明灭闪烁;一会儿又是一阵嗡嗡的声响,天上的星光又明灭闪烁着。村民抬头,感慨:这段飞机真多!

天上飞机多,云更多。有时散开,有时聚合。无论散开还是聚合,都追赶着月亮,热恋着那一绺绺温柔缠绵的光色。月亮是不停歇的,她总在向前缓步,从砦沟垭移往老林寨的方位。一晚上都在走,品咂了不一样的风景。

“老虎尾巴”或吊楼子这一类的房屋,更贴紧山崖。山上动了山沁,这里自然更潮湿,白墙都有些灰黄了,似乎一碰一拍打,瞬间山墙都会渗出一碗水。即便有水也不影响蛐蛐,它们一两只笑盈盈地缩在墙角,忽快忽慢忽轻忽重地奏鸣。山民厨房胶管的阀门拧得少了点儿火候,过一会儿滋一滴,过一会儿滋一滴。山民说,滋吧,细水长流,又没人来收水费。

小儿子大女儿在县城安家,打电话来希望吃到新鲜的葡萄。老人说明天早上六点去城里的通村公交就出发了,得在滴水崖下的公路边候车,便带了剪刀打开篱笆进入园子。灯光下大大小小五只猫对着园子喵喵。主人笑着斥责:你又不吃葡萄,瞎叫个啥?

在白河

屈善施

一张尘封千年的古筝,
摆放在雄秦和秀楚的角落,
当太阳升起的时候,
发出铮铮的响声。
春风玉指共调旋律,
五线谱联动着,
欢快的音符,
山川云彩飞动,
河流、道路、村庄
牛羊和行人。

一部新版的诗卷,
陈列在江左山城,
开卷就是《诗经》《楚辞》,
关关雎鸠,
九凰和鸣。
茶舍酒肆任意翻阅,
李白、杜甫、东坡和陶令,
遥指山下山上,
写满绿色的诗行,
尽是崭新的诗句和骈文。

一座富丽堂皇的华宫,
沿着蜿蜒的路高速移动,
青山隐约,
二川融融。①
西岳与武当,
拦住了南来北往的风,
东楼瞭望西阁,
天宝只缘和兴。②
流光溢彩的街市,
远接天庭,
白羊、金牛,
还有天蝎、天秤…
柴家苑里,
闪烁十二盏华灯。

一方通鑑宝镜,③
领你穿越百年,
荒山、乱石、枯藤。
岩崖下的茅屋,
翻来覆去看过,
路旁顽石,
房头古树,
谁能回答我,
这里是何处?
是谁拨响了这架延绵的古筝?

①白河县境有白石河、红石河自西向东流入汉江。

②天宝楼、和兴阁、柴家院为天宝农园中建筑和景点

③天宝农园中有白河县“三苦精神"教育基地。

寻岱顶绮霞

王韬

暮秋,天气渐凉。数友相约登西岱顶赏秋。

驱车行至山脚下停车场即徒步顺沟而上,沟边是青翠茂密的松林,像是给整个大山垫上一块绿色的底座。山下天阴无云,至山顶大雾绕梁。山梁间,身着红红绿绿各色服饰的人们穿行于在“之”字小路上,给本就绚丽的深秋山林添入了更加丰富的色彩。

山间树木有几人环抱大树,笔直树干如出鞘利剑直刺云间,虽至深秋仍然枝繁叶茂,仰望枝头,洒落下来斑斑驳驳的光线已经被或黄或青的树叶染得五彩斑斓。有夫妻树,和睦双生;有家庭树,长幼分明;有灌木树,三五成群……,或挺立巨石缝隙之间傲然一身,或横亘坡边小路之上嬉戏路人,或伸展陡峭山崖之巅俯瞰丛林,或聚首山梁平地之侧窃窃私语,粗细高低,形态各异,错落有致。

秋叶已悄悄飘落,铺遍山坡,满目金黄,惹人喜爱,走在上面沙沙作响,似乎踩在地毯之上,舒适极了。点缀在林间那被秋霜染红的枫叶格外醒目,似乎在向大家展示秋日的盛装,使得人眼前一亮,甚至有了些许感动。雾气渐渐浓起来,把整个山顶笼罩其中,一团雾气被山风卷起横扫过来,不襟打了个寒颤。

踏上人工砌成的条石阶梯,有种拜访圣地的感觉,让人心中增添一份虔诚。西岱顶,因道教胜地和有平利旧十景之一“岱顶绮霞”闻名于世。位于平利县东部,长安镇连仙河垴上,与安康旬阳县和湖北竹溪县接壤,据传自山门而上九级平台,主峰海拔一千七百余米,山有三峰,中西峰为平、旬界山,东峰在湖北竹溪境内,称东岱顶。

岱顶圣地源于明盛于清代,附近善男信女于险峻奇峰之上开石凿岩,建西圣宫、观音殿、药王殿、财神庙等供神庇佑之所,一时香火旺盛,香客络绎不绝。后时代更迭,民国有重修,现存有几处,均因年久失修逐渐破损。路边仍有石狮、石龟和“平洵胜迹”“万古常昭”“宏图巩固”等功德石碑记载道光廿七年和民国十一年岱顶修建及重修之事。

西圣宫坐落在阶梯尽头整个山最顶端的平台,三面为山崖,边沿长满松树。如遇晴日,视野开阔,岱顶可远观方圆数十里范围,远山近景均可一览无余,长安坝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若是有缘,也许能欣赏到美丽的岱顶绮霞。但是雾中,却是另一番景象,云遮雾罩中恍若仙境,给岱顶圣地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。一切随缘,晴日观景与雾中探秘均是缘,道家、佛家、儒家均有提法。缘,是一种修为,是人类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,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。

岱顶比山下气温要低很多,热汗慢慢降下温来,说话间就能看到嘴里呼出的热气,冷的感觉尤为明显。早有同行者拾柴生火,不时,熊熊篝火燃起来了。大家一起围在篝火四周嬉闹调侃。沉浸在这轻松、自由的大自然中,一切烦恼都抛到脑后、全身心投入到游玩的乐趣中,让这一群成人像孩子般的兴奋玩耍。欢笑声传的好远,似乎唤醒了整个沉睡的山林,树枝轻晃、秋叶摇倚、云雾飞旋,都在随着歌曲翩翩起舞。人们即使此次穿行于云雾之间,感受这岱顶秘境,还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再次踩上落叶遍地的林间小路,来追寻岱顶绮霞的醉美胜景。

过两月余,冬天把一场初雪留在山中。仰望群山之巅,皑皑白雪铺满远山近岭。这场如约而至的雪,如久违的故人或是情人再次重逢,令人兴奋和激动,满足了所有人对冬天的期盼。

雪景才是冬的标配。西岱顶的雪景更是让人沉醉,无法想象它已经被这场雪,打扮的如何美艳动人,不由得蠢蠢欲动,遐想连篇…

于是,我们去追寻雪的踪迹。

走近它时,山岭已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毯子,林间枝头挂满了毛茸茸,晶莹剔透的雾凇,黑白分明,像水墨国画中精彩的留白。

不是朝圣,而是观景。在冰雪的世界里,看飘飞的雪花,犹如蒙蒙飞絮般轻柔,也有点点晨露般晶莹,还有丝丝秋雨般细密。一种愿望就是曾经走过,即使飘雪如影随形,湿了脚,白了头,冻僵手,却挡不住一颗渴望融入自然的心。

当西岱顶的雪岭撑开眼球时,皑皑白雪点亮所有的心灯,肆意妄为的燃放满身的激情。身着五颜六色服饰的男男女女,上坡过坎,打破山林的寂静,欢声笑语间踏雪而行。一串串脚印,给大地谱上慷慨激昂的音符。流连忘返畅游在这幅银装素裹,大气磅礴的水墨国画中,一时不知身在何境。又像进入了充满欢笑和幻想的童话世界里那般饶有趣味。

终究是匆匆过客,短暂的欢乐和忘我,只是给平淡的生活撒上一点调味料,让身心得到一丝愉悦。走出来,在浓雾迷茫的山峦间,除了偶尔奔向山下觅食的野物,那片茫茫林海又回归天籁寂静,只留下落雪簌簌此起彼伏的声音。感谢大自然的馈赠,不禁再次赞叹,西岱顶的雪景真美!一幅幅雪景图,可以随时带着我们一起走进铺满雾凇的林海,体会冬天西岱顶的别样风景。

山林依旧茂密,虽卸下千万片叶子,却没有一丝的轻松,雪落下后,不堪重负的树枝,慵懒的垂下来,似乎在沉沉地睡去。它们在等待一场热情的阳光,晒去一身疲惫和单调的色彩,迎接一个暂新的季节,那个五彩缤纷的春天。

瀛湖 第1246期 花鸟小品 雪涛 作

宁陕诗草(外二首)

翼鹏

除了大片大片的绿
宁陕,还有你所不了解的红
比如留在一条狭谷里
一长串军人的足迹
比如在江口
高高矗立的一座墓碑

不遗余力,联合行动
只为放大一个地方的声音
除了苦练内功
还把求助的双手伸向山外
县长亲自出马
敬酒的姿势,一派虔诚

接受一条路的由盛转衰
也接受被命运重新煅烧的无奈
五郎关,以一座门楼的高耸
宣示了自己的决心
奔向高速,宁陕东进西联
想要突破重重围困
在干劲之内,找到振兴的出路

这里,有朱鹮的一个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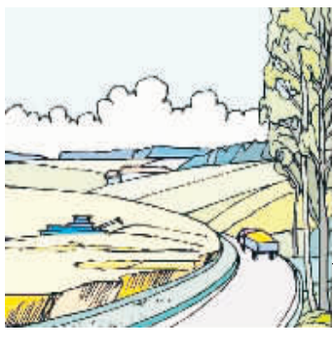
除了汉中洋县,宁陕
也有朱鹮的一个家
在这里,有一个专门的团队
照顾它们的饮食起居

它们的贵重和稀有
配得上这样高规格的照顾
秦岭足够大
宁陕足够宽
既容得下人类的行走
也容得下飞鸟的翅膀

它们也只是在此过渡
不加网罩的蓝天
才是它们永久的家
在此寄身的,还有一只瘸腿小猫
是它们,共同唤醒了人类
对动物葆有的同情与爱心

悠然山

在鲜花、荷池与草木间漫步
身体是轻盈的
连灵魂,也都是轻盈的

是感觉,让行走变得漫长
在尘嚣之外
距心房最近的地方
可以静静地躺下,听一听
树上的鸟鸣,地下的虫吟

绕过遮挡前景的小山
跨过被湖水截断的跳石
人生,是否到了又一重境界
正说缺少了一尊佛的晓喻
不料,一院古寺跳将出来
纠正了我的想法